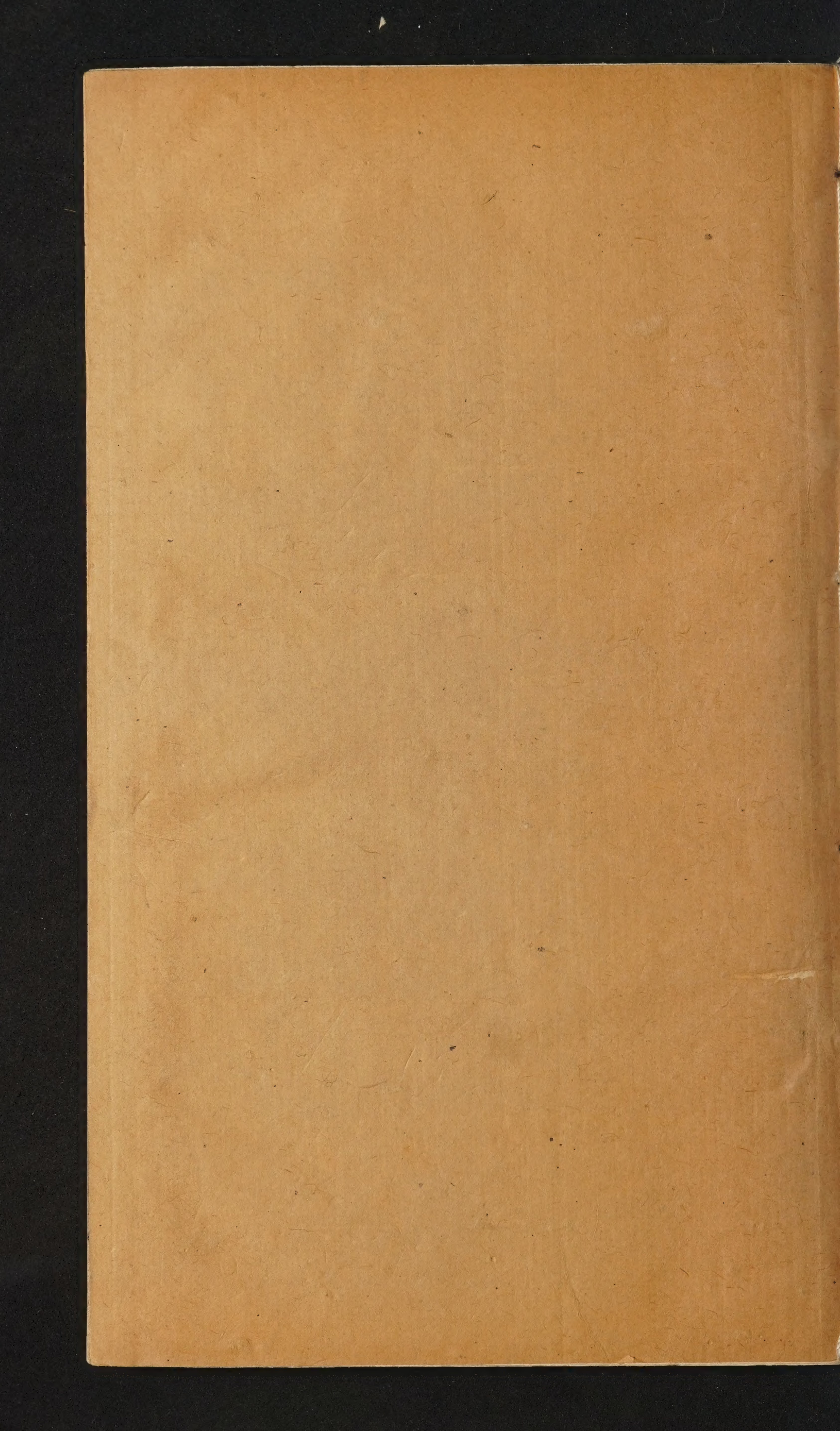








釋ミ不阿叓大都与袁
盎同而釋ミ守正以
誡將ミ盡用術以論
致ミ同り而異情
而傳中摹寫意
象強矣
高云毋甚以釋ミ
之拜官為節奏
以明ミ久ミ長久
等字為度矣

史記抄卷之六十八

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什之、文字問作用 大畧從黃老中来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畧而該）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以歷官次行事）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鍾云按此正言秦漢間了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

謂欷声合於瑟也
相依倚也

蕠 女余切音如
粘著也

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
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瑁伏相淮南梁）頃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
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
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
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
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高也）臨廁（邊也）是時慎夫人從上
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
上自倚瑟而歌（帝幸霸陵究然湧顧而卻消反思石郭二事甚怪）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
石為槨用紵絮斮（音捉）陳蕠（音过）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

高云篇中叙釋之官凡五進而至廷尉皆與篇首十年不得調句相照應也

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後文帝竟薄葬以有感釋之之言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設言上使立誅之則已上亦不得立誅有罪者須下廷尉今既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
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
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
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
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
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
(古人對君謹慎類如此)
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音裒)土陛下何以加其法
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一提)中尉條侯
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

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黄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韤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韤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

根　好過之　校　情事其許不關也　王生　信黄老之雄剛爲聚之上日

高云通篇只敘論魏尚一事與釋之傳敍格大別

也故終身不仕（伏後案）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冷案）（馮唐無他卓頭可書處特以其論將一段為絕有會遂為一傳）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徙也）安在唐具以實對（太史公凡序人父祖兄弟朋友親故俱有關紐非徒塡塞後漫者詳玩之可見）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抱前）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抱前）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畧）（只既聞良說四字便包括許多言語）說而搏髀（音陛）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上句截殺）

牧弗能用也上怒起（才宛轉說出來）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

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提　指時事是案）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

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

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

非虛言也（古以來論任將者無踰此言）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

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

漢書私字上有出字

尺籍者記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版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

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
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
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
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
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
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
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
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

切中今日情弊

是日二字見文帝從諫之勇

守法云二侍從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班同襟以汲鄭即不類

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馮畢

史記抄卷之六十九

萬石張叔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温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一箭領袖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

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總了名萬石義）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下只提萬石）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看此八箇必字不字轉換插点著謹處極工）上時賜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

漢書删悼字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
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
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
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内史建老白首
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
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
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
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
徙居陵里内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
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

固當甚言不當也

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摹寫）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摹寫馬）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為傅者慶自沛

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總前却生閩波）漢方南誅兩越東擊（以苦民所不求哉）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

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旣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

諱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劒不敢奉詔上曰劒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尚盛

高云上以為廉上以為長者上以為敦厚只就宦際描寫不下一字筆

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旣巳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

高云不將不辨盜嫂盜金蓋畏帶權術不長出於長厚故史云以爲塞侯微巧也

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音宙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

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

存得圓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

稱爲長者文帝稱擧稍遷至太中大夫朝廷見之人或

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

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

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

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

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

高云時与後宮秘戲其人必易狎者史公以論微之審矣

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
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爲
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
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
補衣溺袴期不爲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於後
宮秘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
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
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
群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

董份曰卻者尋其情而釋之也

免以二千石禄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家于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其萬石

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子譏之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者矣

萬石張傳

陘城三字起結相應

此事已詳張耳傳

史記抄卷之七十

田叔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劒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

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
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
自殺唯附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辠三
族唯附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
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
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
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貫高不自立傳附張敖世家以見而田叔顧得
立傳而孟舒亦附之以見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
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
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

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應前)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

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田叔案梁獄事乃悉燒之得留三[illegible]亦所並黃老之旨）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

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
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
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
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
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數從
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
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
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
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
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

在中山國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田仁任安少則同拵未遇同蹇之剝及遇之則同興歟共之復同死雖亦一奇異而褚先生草率寫下多有渴可愛
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兩人同困同列感名而又同禍亡豈
其材而不學恥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安字分別

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至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

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

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
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
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
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辯治
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
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
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
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
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
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司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

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
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
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
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
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
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
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
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
為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
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

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田叔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一

吳王濞傳　○到底只序一事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音鍾地名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

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

此必占家言

益字漢書本是盜字此似誤

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朝聘)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音容)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

孝文帝文帝寛不忍罸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

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暗伏匕個反案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

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

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

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

反不削之亦反削之稚言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

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

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

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
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
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
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
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
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
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
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
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

有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戒惧之意）
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
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
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
以除患害於天下億（同意）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
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
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
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
王後車彷徉（猶翱翔也）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

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

他本渠率連句
率音帥似不如從
字

年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
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
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
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
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
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
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
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
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
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

故事也言常以侵辱諸侯爲事業也

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
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
氏骨肉絶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
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
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
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
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
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
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
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

言詿誤也

刘辰翁曰此篇语意傾人亦非汉来所有後人作史此亦不錄但日及青闲此矣

○七國與漢形勢如此

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則其所指七國共爲鬭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爲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也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

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
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
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
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
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
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
子天子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
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
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笇軍食

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

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
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
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
常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
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
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
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
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

不自意全者恐有伏兵刺客險隘要殺之

依他本補入

漢書條侯傳有趙涉遮說令出武關子

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劇孟鄧都尉桓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鄧都尉不知何許人其破吳之策所欲委梁以俎吳之銳而以輕兵抄吳之餉道可謂射鵰手矣而條侯不以聞於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滎陽

壁昌邑南輕兵絕吴饟道吴王之初發也吴臣田禄伯爲大將軍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吴王即不許田禄伯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吴不用田禄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亡安危在所與謀信哉吴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

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濞特駭漢耳爭天下非收天下豪桀不可以有功所部諸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即如周丘僅與一節得以一夜收兵三萬而脫身徇地以至蕩城皆所謂爪牙之士也彼皆不能用之則其所與謀者可知之矣聚兵數十萬而不及與漢爲一矢一石之鬪悲夫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

舍召令令入户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

幣、錢也、以私錢亂天下錢、

鹵、抄掠也、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

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辠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

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如鄧都尉策）吳糧絶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此條侯獨見）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吳王之保東越即武宗漢使時濞豪之彼南昌耳）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必條侯之計）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

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以下次七國之亡處甚明如掌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祖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

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
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
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
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
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
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
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
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

有識也語文仲從代王
有封郃陽侯也

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吳王傳畢

史記抄卷之七十二

魏其武安侯列傳

（三篇俱以賓客相傾爲精神○世系詳竇后外戚世家中故畧）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暗伏后案）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

一驩一愕又多態

着下魏其侯三字後燿於見一時人情但云争歸之則泛少味

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輙令財（裁同）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冷眼）争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争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門下客）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

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太后景帝也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多易多輕易之行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文上壽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暗藏后案郎未貴往來侍酒伏后相亢及相殺案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晩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

槃盂黃帝史孔甲所作也
諸書言諸子之書也

孟諸書王太后賢之此一句專伏魏其所以轉武安而相起釁頡袖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附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兩人之釁始此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門下客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門下客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

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
格言
衆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
暗伏后諸外家毁日至案
亦賓客
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
兩人並盛
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
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
魏其之禍益重
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
故毁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
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説魏
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
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

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賓客）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賓客盛衰）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賓客）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以下專羣寫蚡之驕與魏其相傾虜）非痛折節（賓客）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賓客）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

考工少府屬官主作器械者

旃蓋名礼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

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

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 王后兄王信也

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

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

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

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

遇灌將軍 極力挑出

灌將軍夫者頴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頴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 冒也 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

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
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
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
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
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
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
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
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
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

叙夫性氣伏後飲酒相争案

叙夫豪俠伏後蚡盛

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頴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賓客）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皆伏武安之辨及魏其之相仇）夫不喜文學好任俠（比也）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

毆夫案

叙兩人相結伏後相救案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二伏后案）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賓客衰）及魏其侯失埶（暗應武安傳籍福之吊）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晩也（摹寫兩人相結而相死處悲憤嗚咽○交至此即禍根矣）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曲而省）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

屬字似是以意相使之意後屬之同

華侈曰此卒飲極驩所謂嘻笑之

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兩人成寡孱極力描寫）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詳匝）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詳）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如畫）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禍根）魏其大望（怨也）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

怒甚烈皆者也嬰与夫尚不悟耶

高云武安受金事此更不明叙只乃叙明最得布置之妙此世史筆其知此者鮮矣

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

纖悉詳次如画所以摹寫兩相睚眦之始末

已解疆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應前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極細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如○覩○見○事○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呫音怗捻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可見當時亦重李廣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恐其夫人復諫也

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
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
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
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
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
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
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
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
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

高云史謂武安辯有口於此見之云

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魏其到此遂是差時魏其只發武安受淮南金錢事爲第一策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賓客指背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睥睨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

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

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石建所分別不載大略右武安者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時賓客安作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武安執政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

高云尚書安得無遺詔此必武安使人先竄之

高云不敬下當有闕文漢書作以罪免

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此必大行時皇急不及隷之尚書而後下耳武安輙以此按論悲夫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音惠病痱音肥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自占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武安以私怨殺二人朝野所不平者二人卒為厲鬼事未必真以此為天下後世擅權作威者之戒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

襜褕衣也

他本亦作治字

反覺始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决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孫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矣○太史公小論言質而情慘可爲實錄

魏其武安傳畢

